

壮烈旗舰成“鬼屋” 定远孤魂百年哭

——本报记者赴日寻访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定远舰残骸

对话旅日作家萨苏——

走遍日本寻找甲午遗迹

新民晚报

A18-19

甲午

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特别报道

特派记者 程绩 发自日本福冈

时光流转,又是一个甲午马年。

120年前的炮火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亲历海上硝烟的人早已不再。曾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似乎随着“永不沉没”的铁甲舰定远号一起,沉入深海,化作沧海桑田。

其实,在日本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地方,依然保存着这支舰队深深的痕迹。在福冈市的旅游胜地太宰府,在热闹的神社和寺院遮蔽的角落里,有一座带有庭院的单层别墅,其貌不扬却大有来头。其建筑材料大多来源于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在日本它被唤作“定远馆”。

曾经大海战场上的铁甲化作了铁门,船桨做起了护栏,定远舰在异乡的角落里,无声地诉说着百年孤独。

被忘却的定远舰,其实从未离开。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前夕,记者来到福冈,寻找定远遗踪。

“鬼屋”

一拨又一拨的中国游客手捧攻略匆匆走过,却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个不起眼的院子,埋藏着中国军舰定远号的残骸

福冈距离上海890公里,距首尔450公里,距离东京880公里,因为靠近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让这里发展成为游轮首选的旅游城市。120年前,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从位于广岛的总部出发,绝大多数都会穿过关门海峡经过这里,驶向位于黄海和渤海的战场。

抵达福冈之后,记者赶到距离市中心15公里的太宰府,制作精细周密的导航图上,却找不到定远馆的任何信息。态度殷勤的工作人员,听到“定远馆”三个字,也直摇头说“对不起”。

记者询问多个出租车司机,他们中日文对比半天,地图翻了又翻,最后都无奈摊手。最后众人推荐了一位名叫中田康孝的出租车司机,“他家就住在太宰府,对这里最熟悉。”

中田先生今年56岁,从小在太宰府长大,但对于定远馆,他也只能回答“好像听说过”。最后,他打电话问了年过古稀的母亲,一阵低声嘀咕之后突然大喊起来,“鬼屋,原来鬼屋就是定远馆”。

“它就在光明禅寺旁边50米的地方,我从小就知道那里不住人,因为‘闹鬼’。做错事情,家里的长辈都会吓唬我,‘把你关到旁边鬼屋去’”。

他对着地图为记者指了指方向,“走路过去,10分钟就到了。”

终于找到定远馆,两扇约一人宽、锈迹斑斑的红色铁门赫然扑入视野。其实从太宰府正门牌坊向南转,只要走几百步就可以看到这座带着院子的小房子。它的大门,用定远号的舰壁装甲制成,战斗中炮弹洞穿的地方狰狞依旧。昔日战场上赭红色的铁锈,在日本列岛的风雨中渐渐剥蚀。

门旁竖立的解说牌上书:“定远馆明治28年2月,日清战争威海卫海战,联合舰队大破清国北洋舰队,翌年打捞自沉的(北洋)旗舰定远号残骸,以舰材建成(定远馆)。铁门上大小孔为炮弹命中痕迹。”解说牌上有天满宫的梅花标志,“定远馆”现在归天满宫所有。

太宰府迎来一拨又一拨中国游客,他们大多忙着排队挨个用手摸门楣象征好运的铜牛,少数人手捧着攻略直奔光明禅寺,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们身边50米的地方,那个不起眼的院子里,就是定远号的遗骨。

残骸

铁甲做成大门,弹孔依旧;舰材用作横椽,火痕依旧。解体的定远舰,诉说着昔日的屈辱

触摸这历经百年沧桑的甲板,手感有些粗涩。门上有到处明显的弹孔,至今看来仍触目惊心。

门内相当大的庭院如今被租用作停车场,有近30个停车位。定远馆就在停车场后面,外玄关的石阶前已经杂草丛生。正面屋梁下有一长方形青铜件装饰,装饰下面是这家的门牌号——“宰府2町目7-39”。

记者到达当天,定远馆正在装修,庭院里停着一台挖掘机,整幢两层楼建筑都被蓝色布包裹着,往里探望,只见空有四壁。难道定远馆要被拆除?记者采访了定远馆产权方



天满宫总务统括长酒味安则,他说:“定远馆目前正在装修,这所房屋的年龄已经超过100岁,达到了建筑寿命的极限,所以需要装修。”

“我们不会破坏定远馆里的定远舰文物,只是会更换和加固一些日方的建材,房屋内所有的定远舰配件,包括一些承重的木材都会保留。事实证明,定远舰的材料非常坚固。”酒味安则告诉记者。

定远馆的装修工程预计在10月完工,在这之后,它将主要承担宴请重要客人的作用。“定远馆刚刚建成时,它主要就是用来招待贵客的,在里面进行茶道和花道的表演。”酒味安则说。

酒味安则陪同记者来到定远馆,尽管在装修,很多定远舰的残骸还是清晰可见。酒味安则介绍,这座建筑的主要木质材料来自定远舰上拆下的舱壁和甲板,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大部分依然完好无损。外侧的护栏,是定远舰长艇所用的船架。这样的船架,在定远馆一共保留了四根,其中一根已经损坏。

仔细看去,廊下的支撑梁,赫然就是定远号的两根桅杆横桁!上面的铁箍还清晰可见。而支撑梁交叉的护头,则是定远舰系缆桩。

屋檐下架着雨水管的一排铁钩,其中一个大出其他铁钩数倍,那是定远舰上的吊艇钩。

屋中横椽所用的定远舰舰材,刻意保留了其中一块在战斗中中弹起火的部分。

房间的侧壁是定远舰舱底钢板,依然带有当时附着的贝壳残迹。木料上密密麻麻的洞是原来船钉的钉孔。

往事

日本政客打捞定远舰残骸,建成宅邸使之成为交际工具和政治筹码

今天,在日本关于定远馆的文献寥寥无几,国会图书馆的联网系统检索文献仅5件,基本是仅有只言片语的上世纪初出版的地方杂志。比如1961年日本一本杂志叫《海与空》。最详细的一本文献是2009年出版的研究者浦边登所著《太宰府天满宫的定远馆》,日本维基“定远馆”一条的参考文献也来自此书。耐人寻味的是,该书的书封上写着这样一段话:“定远馆为何物?在古来国防重镇太宰府,作为日清战争的战利品遗留着清朝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的残骸。揭开其中寄寓的先人的愿望。”

根据此书介绍,甲午战争结束后,出身旧福冈藩的众议院议员、太宰天满宫的神官小野隆助向日军大本营申请打捞定远号残骸,1896年3月终于获准。小野自雇潜水员,用了一年时间,打捞起许多定远舰上的残骸,他将一些“战胜的象征”的定远舰资财,在自己家园中建了一处宅邸,就是定远馆。但据作者多方调查,关于小野是否曾在此居住一直“无法确认”。

“或许,他的目的原本就是要建一个纪念甲午战争日本战胜的纪念馆。”曾经多次探访定远馆的旅日作家萨苏猜测。

记者在日本国会图书馆联网系统检索小野隆助,查到他1843年出生于太宰府,他曾当过太宰府神社的

神职人员、福冈县的官员、福冈县下属的几个郡的郡长、筑紫中学校校长,1890年成为代议士,1898年成为香川县知事,1923年死去。从经历上看,他打捞定远舰上的残骸是在从政时期。

定远舰的残骸,成为一个日本政客的交际工具和政治筹码。

在天满宫,关于定远馆的“传说”,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知道,比如有人在半夜里恍惚看到了穿着中国水兵制服的人影走动;有盗贼到此,也仿佛被类似胶东话的威严声音喝退等,但这些都无从考证。小野隆助晚年时,把定远馆捐献给了天满宫神社,酒味安则告诉记者,“小野的后人此后再也没有过问定远馆的情况。”

“回家”

定远舰在异国土地上哭泣了120年。把它接回故乡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

定远舰的残骸目前多在日本,除了在定远馆的这一部分,长崎县佐世保市的海军墓地保存着定远舰的305毫米穿甲弹和爆破弹,香川县栗岛海员学校内保存着定远舰的舰钟,定远舰的舵轮在长崎哥拉巴公园成了咖啡桌。在我国,目前关于定远舰保存最完整的文物是位于威海长岛县庙岛村的定远铁锚。

“这里面有故事,1894年10月,定远号管带刘步蟾在开战前乘船到庙岛朝拜上香。当时舰停在庙岛西海岸,待他们一行返回军舰起锚时,铁锚仍扎在海里一动不动,直到绞锚机开动后把铁锚链子挣断。事隔不久,便传来北洋

记者手记

定远不曾沉没

站在“定远馆”前想象着:120年前,舰上将士浴血奋战到最后关头,他们为避免被日军掳去而自沉的悲愤心情,以及这样一艘“烈士之舰”最终仍未逃脱被日本人夺走的厄运,我的心情久难平复。

太宰府的中国游客一拨又一拨,却没有人注意那个不起眼的院子。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关于定远舰飘零异乡的历史。在国内,我们身边的年轻人也似乎把甲午战争遗忘了,只有上了年龄的人,偶尔会提起《甲午风云》中李默然扮演的那位刚毅的中国舰长邓世昌。

而在日本,孙中山先生的挚友梅屋庄吉的后代小坂文乃最近说,“现在日本人似乎已经忘记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了。但是,日本当年就是因为在那场战争中获胜而冲昏了头脑,从此开始了一系列的战争,最终在1945年战败。这个教训深刻啊!”

往事其实并不如烟。定远舰没有沉,至少,定远的记忆,不该沉没。

- ① 正在维修的定远馆 程绩 摄
- ② 定远舰长艇木架做的护栏
- ③ 过道门就是原来舰上的舱室门
- ④ 两根桅杆横桁交叉成支撑梁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萨苏提供

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败后,一部分遗物被当时的日本军人或民间人士作为纪念品带回本国,至今,仍有不下百件甲午战争和北洋水师的遗物,留在了日本的土地上。

2001年,旅日作家萨苏从一本1961年名叫《海与空》的日本旧杂志上,偶然发现了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

“镇远”铁锚供在乡村神社

记者:据介绍你寻找镇远舰铁锚的过程非常“神奇”?

萨:我是在冈山县一个小村子找到镇远舰铁锚的。这个巨大的铁锚竟然因为形似牛鼻环被放在一个供奉牲畜的神社里。

甲午战争结束,镇远舰被俘后为日军使用至1912年退役时解体,“镇远”的铁锚,也随之流落异国。镇远舰本该有两具锚,其中一具,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当时的政府从日本带回,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另一具则至今留存日本,也就是我寻访的目标。

吉备津是日本本州岛南部冈山县的一个小村子。村里神社供奉的并非神或人,而是4只被屠宰的牛。这个地方之前没有中国人去过,所以寻找起来十分困难。我们在这个小村子里问出租车司机,也都没人知道,最后是在快要绝望的时候,由一处照片中出现的路标让我们找到了目标。

记者:当地的日本人知道这是镇远舰的铁锚吗?

萨:大多数日本人不明其为何物,只有很少的人会说,这是因为锚冠从正面看去,浑似牛的鼻环,所以放在了这座神社之中。神社还给这座锚一个神号——“不动尊”,大锚正面的梵文

的残骸,被日本人改建为一座别墅。“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有一个心愿,要寻找北洋水师的遗迹。”

13年时间里,萨苏共走过日本23处甲午战争的遗址,最西到长崎、最东到东京,足迹遍遍了大半个日本。行走和记录,是为了不该忘却的记忆。

封记,据说会同时保佑船和牛的灵壁。在现场,我看到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神社,大殿前供着烹制牛肉的大釜,社后放置着由600万头被屠宰的牛的鼻环建成的“鼻冢”。而“镇远”舰的铁锚,则被高高放置在正对神社大门的神台上。从正面看来,仿佛一具十字架。从后方爬上神台,可以走近这具铁锚,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有一种无形的压迫感。锚保存得相当完好,上面的三个锚环都可以活动自如,在大锚的背部,还可以辨认出当年出厂的铭文和六角星形厂标。锚爪上有一道折裂痕迹依稀可辨,推测这是在威海卫的战斗中为炮弹所伤,正是这一损伤使日本海军没有继续使用这只锚,而把它送进了神社。



■ 被放在神社的镇远舰铁锚

“定远”舵轮成为咖啡桌

记者:除了定远馆,定远舰在日本还有哪些遗迹?

萨:至少有8处,1.福冈定远馆,有大量相应残骸,如装甲板和横桁;2.福冈太宰府光明禅寺定远舰长办公室;3.长崎格拉巴庄园用定远舰舵轮改造的咖啡桌;4.佐世保东山海军墓地定远舰305毫米炮弹;5.奈良冰室神社定远舰用305毫米穿甲炮弹;6.和歌山须佐神社定远舰用305毫米短程开花炮弹(国产);7.佐世保海军资料馆定远舰钟;8.横须贺二木科学学校攻击定远号未发出鱼雷。

记者:现在的日本人对于120年前那场战争有什么样的评价?

萨:忘却。大多数日本人对这次战争已经忘却。因为此后的日俄战争更让他们刻骨铭心。它提醒我们,历史有不同角度的看法,我们重视的,未必是别人重视的,我们要追求的,别人可能未必注意到。我们应该形成独立的和客观的历史观,包括对世界的看法,而不是被动地被别人的情绪所带动。

记者:你是如何在长崎的庄园中找到“定远”的舵轮的?

萨:寻访开始前,我得到信息,在长崎的观光胜地、旧格拉巴宅邸公园中,存放着定远舰的一具舵轮。宅邸当年的主人是英国商人格拉巴。我们一行原计划拜访格拉巴宅邸,可到了宅邸才被告知,这具舵轮已经不再公开展出。当年,它以对外战争战利品的身份被带回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后,反战思想一直在当地占主导地位,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下令停止对这一文物的展出。

记者:最终见到定远舰舵轮时,它是什么样的?

萨:后来在中国领事馆的帮助下,我才得到许可参观仓库里的舵轮。它的直径超过2米,因为由非洲柚木制



■ 在佐世保旧海军墓地找到的北洋水师305毫米开花弹